元亨釋書

廿之十六冊



大日本国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攝州報国禅寺住持比丘單況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禄位国泰民安命工鋟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旹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巻第二十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三

音藝七

經師 聲明

唱導 念佛

拾異八

山背大兄王　榮常
諦鏡　太傅藤永手
大君氏　飛鳥貞成
賀陽良藤　粟田録事
諾樂京女　大安寺側女
買盤嶋　蓼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総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世　慧勝

藤常行　仲算童
役夫賀能　徳満
大峯比丘

音藝志七

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也有以矣吾佛六十四種頻伽梵音令人樂聽豈非攝化之巧便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竺及也陳思王感魚山之唄支那之域音藝起焉相次而見于傳矣本朝以音韻鼓吹吾

道者四家焉曰經師焉曰梵唄焉曰唱導焉
曰念佛焉初與三科于梁傳矣唐宋刪之今
并二四者摂系而得吾詳四者有役行之異
是廢立之所以由生也蓋四者皆行也可立
焉流而爲役不可不廢也古者四者皆行也
豈可不立乎今者役也欲不廢不可得矣然
則梁唐之廢立者不得已乎今之撰者全備
吾法之異塗也又夫移風改俗世樂有之況
法音方便之摠攝乎又四家之徒雖薄毗尼

不得不爲法事之一莊飾矣故我正傳之外
于此而出焉
經師者持誦也亘顯密焉今之稱者資于法
本也昔者諸師皆挾勤焉梁傳取尤者立科
吾本朝又如彼之初故養老三年正經師詔
曰須式唐道榮我勝曉語在資治表是以光
坐清雅聞者又不倦春朝哀婉獄吏泣而捨
然未名家矣長保寬弘之間道命法師以雅
麗之音得感靈之異其事已載靈怪篇命之

後此業繁焉然命又承延命延命承陽勝二
世不振至命而昌命傳隆圓圓傳隆命命傳
增譽譽傳快實實傳明實實傳慶忠忠傳能
顯逮寬元帝卿眞乘寂愛諷經有祐宗者顯
之嗣也精于家業矣荐奉天聽名施一時華
夷經徒慕効其法又有信昌者稟命者十世
興宗齊名天下諷讀者皆則二子又王公善
此業者比比在焉門下侍郎藤公任親受命
之音調名于時後授定賴承保帝召命之四

世永覺承音旨寬治天仁保元四聖系付嗚
于臺閣尨僕射藤實定稟于天仁而傳僕射
公繼或曰宗寢病俺子弟倦看養臨亡之日
諸子暫出宗忽高唱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子弟傍聞曰翁病少差乎父無舉唱今偶聞
焉快哉其後不繼子弟曰何其寡哉相語共
悵乃徃父處雙手拱胸上安祥而逝因茲而
言假名練若之徒又有昇脫乎豈持誦之効
與惜乎賣役而不事行乎庶幾諸諷之人尚

至于宗哉

論曰諷經之藝非王臣之事矣君臣之間我不取矣曰不然漢者元唐明皇歌曲之譽史稱焉若又臣者不勝計矣今失此方君臣不歸佛乘已歸即猶何言乎況世尊之聲教法師之功德豈漢唐之游謳戲曲之比乎我又分行伎之異君臣之間豈伎云乎

○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梵唄曹陳王啓端也本朝遠取于竺云云焉

考古史延曆二年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之矣未立家也承和(五十四主仁明)之初弘法奏置聲明之度其後寛朝善密唄慈覺之遊赤縣也周施十師之門旁傳此業爾來布灌家宇覺傳智證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慈慧慧傳源信信傳覺超超傳懷空空傳寛誓誓傳良忍忍享已見感進傳自居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爲法事之莊儀忍博索支派統于已其受尋宴者五世受瞻西者四世顯密聲明諸師音說皆

能括囊忍深于聲明一日披唄策書譜忽
策中出光明自此世推忍之業焉繼其後者
乏忍之感應只受音韻因是大原之地成梵
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
唱道者演說也昔滿慈子鳴于應真之間焉
自從吾法東傳諸師皆切於諭導矣而廬山
遠公獨擅其美及大法瓜裂斯道亦分故梁
傳立爲科矣吾國向方之初尚若彼又無剖
判焉故慶意受先位之譽縁賀有後讚之議

而未有閥閱矣台家養和之間澄憲法師挾
給事之家學據智者之宗綱台芒射儒林而
花鮮性具出舌端而泉湧一昇高坐四衆清
耳晚年不慎戒法屢生數子長嗣聖覺克家
業課唱演自此數世系嗣瓞瓞覺生隆承承
生憲實實生憲基朝廷韙其諭導綏于閭房
以故氏族益繁寛元之間有定圓者園城之
徒也善唱說又立一家猶如憲苗種方今天
下言唱演者皆効二家夫諭揚至理啓迪麼

品哉千百之衆布聞思之道其利博如也其德備如也演說之益何術如焉爭奈何利路纔闢眞源即塞數它死期寄我活業諂諛交生變態百出搖身首婉音韻言貴偶儷理主哀讚毎言檀主常加佛德欲感人心先或自位痛哉無上正真之道流爲詐僞俳優之伎願從事于此者三復予言焉

○念佛者持誦之一支也修多羅中持于佛佛此方爲彌陀焉或釋迦焉其始與淨土同出已具于上矣元曆文治之間源空法師建專念之宗遺派末流或資于曲調抑揚頓挫流暢哀婉感人性喜人心士女樂聞雜沓駢闐可爲愚化之一端矣然流俗益甚動衒伎戲交燕宴之末席受盃觴之餘瀝與瞽史倡妓促膝互唱痛哉眞佛秘号蕩爲鄭衛之末韻或又擊鐃磬打跳躍不別婦女喧噪街巷其弊不足言矣

○拾異志八

予修佛史博視古記其關涉之灼灼者皆綴
干十傳焉其餘斷事鈌迹之綴語者又甚異
矣我不忍舍諸庶幾不墜眞化也作拾異志
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斑鳩宮攻
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竊
隱膽駒山兵燒宮見灰中骨以爲王焚死解
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
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
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
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
爐默然而住皆各經死須臾香煙氤氳上通
天雲寺塔之上靉靆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
女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
烈奇光炫燿時人仰見望雲礼拜鍜夷聞之
曰上宮之尊族遭横逆而死我家亡不久矣
明年蘇氏皆殲鍜夷者入鹿之父稻目之弟
也

○天平年中山州相樂郡高麗寺有僧榮常持

法華之優婆塞常遊寺一日常與優婆塞碁
常毎下一着曰白衣白衣優婆塞嘲其口又
曰棠常棠常俄優婆塞口自喎斜以手拄頤
出寺未到家躃地而死
神護中有宇遲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王
從山背赴奈良時毛野寺沙門諦鏡往山背
中路逢王無廻避處傾笠匿面立路側王見
之駐馬令僕打擊鏡逃走王追捕王行不遠
叫踊離地三尺許從者知鏡所爲就鏡求救
鏡不受三日後王如墨而卒從者奏曰諦鏡
法師咀宇遲王而死乞報仇敕荅曰宇遲自
招非諦鏡咎矣
寶龜元年大傅藤永手薨其子大中大夫病
醫治不効乞法救一比丘比丘燒香持誦于
時大中託曰我永手也我生平作法華寺幢
又或營八角七層塔我令其減造四角五級
由此墮地獄身抱火柱手釘火釘忽閻王宮
大烟充塞王驚問傍人曰日本國藤永手子

病兒師焚香并誦其咒及註也王乃赦寧歸
本土而我屍已焼無所寄屢來告曰言已病
愈

肥州松浦郡人火君氏忽爾死至閻王宮王
曰此度非死期放還君氏見傍大釜湧中有
如黒株者沸躍浮沈其浮時急告曰且待至
第四浮倚釜口陳言我是遠州針原人物部
古也我在生時掠奪細民白米由其罪報受
此熱沸憑君還本土書法華經此罪可脱君
氏蘇録此事送大宰府府献朝後二十年太
中大夫菅真道以記奏桓武帝帝宣施皎法
師曰地獄昔報經二十年得脱不皎奏曰人
間一百年爲地獄一日夜二十歳未過一日
耳帝勅遠州問物部古旧宅具如記乃詔百
官諸僚書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妙經善
珠法師爲講師施皎爲讀師於平城野寺設
大法會慶讃薦冥福焉

賛曰桓武帝者夫仁君乎昔文王葬枯骨傳

尚稱焉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經王乎
古云王者爲民父母殆乎父母不如也
○仁和中常州飛鳥貞成其家富贍篤信三寶嘗撰能筆翰者百人於金光明寺書百部法華經如是十四已成千部設法會慶讃延東大寺延喜法師爲講師其日供施亦盛已而貞成迎其孫春澤除州之掾到任驛亭厩中有駿馬背成文曰飛鳥貞成春澤驚且以稱千束貨此馬歸宅敬養一夕夢貞成曰我償債爲驛馬春澤夢中問曰千部妙經其功許多何至於此對曰我生平善悪並造善悪之報亦各別受今先悪報而我以經力後必生天我命又不久耳夢後春澤寫經助貞成薦不旬日其馬自斃厩中
○寛平中備中人賀陽良藤善貨殖爲刕之小掾八年秩罷居葦守鄉其妻淫奔入京良藤鰥居心神狂亂常執筆諷吟作書艷詞勢時時有見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

十月一朝失良藤所在擧家尋求遂無得良
藤兄弟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
安得其屍薦冥福合族發願曰若得良藤骸
當刻十一面觀世音像即伐栢木等良藤長
頂禮誓祈歷十三日良藤自其宅倉下出來
顏色憔悴如黃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我營
構其下去地纔三四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
從中出人莫不驚怪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鰥
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着菊花枝

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艶麗心情搖蕩
歌詠書問往來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
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丈夫門迎曰僕公主
家令也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
饌公主漸出容皃服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
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設宴
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娯甚濃遂生一男性
聰明皃嬌夭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
男忠貞立此兒爲嫡蓋子因母貴也居三年

忽有優婆塞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又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倉之下也時家人舉炬之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倉下土上有良藤坐臥之跡良藤居倉下纔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爲大厦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感應殆乎死狐竄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年六十一逝

延喜中仁和寺仁元供奉門人平珍有擅越粟田錄事病死經一日夜蘇語曰冥司驅行到一城門時一高僧語我曰閻王若有考問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未果我白比丘曰生平無此願又師誰乎僧曰汝在生時有欠寫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硯汝記邪我荅曰然僧曰汝以此因故但言有寫法華願雖似虛妄不爲無緣我是方便品也語已不見即赴閻王前王問生前修何善我對曰有書法華願未果而俄亡王驚合掌尊重令冥使

者視虛實宜衆考察曰無之王思惟曰縱雖
妄誕言涉經乎須放還果其業我不任喜幸
便走出一禿丁立門側問曰仁由何事放還
我答曰啓以有寫法華願是故放還禿頭亦
至王前王問如先答亦如先王亦放還錄事
後與平如同車入市買紙欲書法華禿丁亦
同買紙錄事見禿丁如舊識禿丁亦見錄事
相恠二人熟見便知冥事禿頭言曰幸依仁
言得放還錄事執手悲喜市人多聞之無不

嗟嘆禿丁者何内知識寺知事僧也各歸本
所精進書寫

論曰閻王聰明正直不可加也故領万生生
殺之權苟非至明至直孰能與於此哉然粟
田錄事之事怪中之怪乎錄事之經願元妄
也閻王不知不明也至冥使監察曰無之王
曰縱雖妄言涉經須放還是非刑獄之法也
不直之甚也又彼方便品者化高僧以妄教
錄事何其法無真文之不典耶曰此理甚深

不爲淺識之者易言也粗揚推而陳之夫羣
生之輪轉者業障之所使也業輕者昇障重
者沉諸聖之於群生也唯欲其昇不欲其沉
而業障厚者自沉墜耳若毛髮許有極濟之
由諸聖施力於此而其業障厚者雖有善諸
聖不援何也業重也今錄事此生夙累皆竭
者也是諸聖拯濟之秋乎而錄事生平又無
他善纔經書一滴之餘潤耳當其無餘殃而
有微善之時宜乎經王之矯微詞也閻王又

聖者耳只恐不免斯民於塗炭而障癘者不
關矣遭錄事之無障經王之加勸彼閻王者
豈不發冥宥之言耶蓋閻王神足知錄事之
障竭也若不知者非閻王也知之是閻王之
聰明也宥之是閻王之正直也何也聖境無
礙然經王閻王通知也非區區世間昏行窒
獄之據歟而推勘之謂也又世只見錄事之
無願之爲妄也不知錄事之障盡之是無妄
之時也何也障若妄之所爲也今夙障已盡

曷妄之有以無妄之時發言者雖妄而皆眞
也是以經王不妄矣閻王不妄矣故録事又
不妄矣蓋自無妄之中來也世書猶言無妄
之疾勿藥有喜况解脫之道乎只其知録事
之障竭是閻王之事也非凡庸之所及也又
人之暫死入冥而蘇息者皆非實死之適活
也蓋激感之所發也耳若定死者不可蘓也
録事此生雖業盡而緩於爲善也諸聖大悲
償其示此異而激勵善志耳以非定死劫

鞫之比也故託微妄也若定也者間不容髮
豈有之乎只是諸聖激録事令作善因而已
故微妄無咎元是要妄也或曰録事依經滴
之微縁預經王之加助妄而無咎蓋經王之
功力也曰不然經王功力施於輕障不能施
重障若録事有障經王不得施矣今世人不
皆然乎經王豈黨録事乎况禿丁無滴絲乎
只是禿丁又障竭之與録事同也二人此時
邂逅耳吾故言障盡是無妄之時也或曰予

之障碍之義已聞命矣不能無微縁乎曰然
曰録事之微縁滴水耳兎丁無之何也曰兎
丁逢録事猶録事之逢經僧也是兎丁之微
縁也曰録事之感經僧也滴水耳兎丁之感
録事也縁何事曰此蓋兎丁宿生與録事有
縁者也然此書只託一事而已不及於此吾
以我教之理推此皆是也我郷所謂聖境無
礙也閻王知之也故兎丁又逢赦而歸耳矣
○諸樂古京殖槻寺側有寡女父母昔日鑄觀
音銅像高二尺五寸造殿安之父母死後女
貧甚常對像訴飢寒隣有鰥夫潜通一日夫
來雨下不歸其晩女無供明旦又不變乃入
殿泣訴過午叩門啓戸里人送饌言而曰聞
有客故贈草具耳女不勝喜脱裙與使者次
日女入殿礼拜像裙子挂像肩上
○大安寺側有貧女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
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繦簡書曰大安寺修多
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

納庫明日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送寺又明日女家閣内又有四緡簡曰六安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怪問女曰我比來詣六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六安寺側有商賈名磐嶋借寺修多羅分錢三十緡往越州都魯鹿津貿易歸路受病下船乘馬至近州高嶋郡有三人中途相從至山州宇治橋嶋問公等何往答曰閻王使召汝者也將捉嶋一鬼使曰不可取也是寺錢交易商使也乃語曰我飢甚汝有飡乎嶋曰有糒與之鬼食畢曰汝定應死然我饗汝飡恩意深有與汝同年人當相貸答曰無三鬼中一鬼曰率川社畔有一人與汝同戊寅年也宜替彼且我等噉牛鬼也汝至家必饗之嶋曰我宅有斑牛二頭當薦鬼曰我等以同歳人替汝必受重罰汝呼我等名讀金剛般若一百卷定脫苦訶乃稱名曰一高佐二中

知三趣言畢而去目送之不見嶋歸宅一生
果鼈便入大安寺請南塔院沙彌仁耀二日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巻三日朝鬼亦來曰依
大乘力我等免罸只願毎年修之言已不現
嶋年九十餘終

諸樂京蓼原村有盲女生一女子家甚貧里
中有藥師佛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
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
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即
開

紀州牟婁郡熊野村有永興法師者智行兼
備有一比丘從興學其所持之具法華一部
銅瓶一縄牀一餘無長物比丘持法華居歳
餘以床施興曰我欲越山往勢州興使二僕
送且與糗為粮行一日次日令僕返并授經
糗自持瓶又携麻縄獨別去歴二年熊野村
人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尋之
不見往語興興入山深尋有一骸骨麻縄繫

二脚垂巖傍有瓶興見悲泣後三歳猶有誦
經聲興童往收骨其舌赤鮮
總州太守藤時重有循吏譽一日告府屬曰
我有大願轉讀法華一萬部我繁國勢矣不
能自也今命管内釋衆遠讀之然以米一石
充一部供諸吏告諸釋衆又頒米焉於是他
州緇徒傳聞各録部數來集一万之數不幾
而足藤守大悦冬十月設大會而慶讃其夜
夢一比丘形服端莊執錫來語守曰汝所修
可謂淨業我甚隨喜又進把手曰汝其勗乎
守啓曰美哉訓也公誰乎比丘曰我是地藏
菩薩也語已不見夢覺感幸便造夢中像瞻
仰供養
江諸世者初其寰宮歸吉祥天女所坐之處
取木片安高所合掌低頭言南無大吉祥天
女經歳不懈一時過途前有布囊見之中盛
精粳一斗許携而歸宅傾出半分供晨炊餔
又欲爨半殘貯囊其米盈貯如先驚怪而喜

乃炊半分翌朝囊米又盈如昨諸丗以為吉
祥天之恵也試取諸器傾盛盛已囊満如井
水自此諸丗便為富人能施他家未窮竭
終諸丗丗囊満如初

延興寺沙門慧勝主浴室偶取薪一束與人
已而死時寺厨特牛生一犢此犢駕浴薪車
能任重致遠餘不如也故偏充浴車牛一日
異比丘語牛曰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又好
牽車乎牛聞之垂涙尋而斃時浴室役夫捕
此比丘奏曰比丘詛寺牛死有司見此比丘
形皃偉麗便以聞敕圖寫其像死似觀自在
大士帝欽敬召見比丘比丘忽然失所在蓋
勝生平持大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救護耳

藤常行者右僕射良相之季子也僕射家于
西京常行一夕潛如東京安舍一馬一僕而
已過大内美福門前路東有秉炬火行者其
衆二三百人許常行為微行故避之無地僕
曰神泉苑北門常闢主其早進如教果開常

行屏門内柱下炬隊自從過常行偷眼門隙皆鬼也或隻眼一手三目二頭奇形異類甚可怖也僕主喘氣其中或曰人氣近矣魁者曰盡執來乎一鬼追門僕主以爲不可免也鬼走反曰不可得也魁者叱之又差他鬼如先魁者怒自赴僕主以爲這回實不免矣魁者又反曰不可若之何諸鬼請魁曰佛頂尊勝呪在焉故不得也言已炬火皆滅鬼隊走散常行不知所由然不向妾家從此而廻家

人問中夜不見何所之常行語實乳母曰妾昔日請一沙門書尊勝呪潜縫衣領恐是乎乃綻縫瞻礼合家無不稱嘆

南京仲算法師有童兒初在睿山楞嚴院後事于算童常轉法華算曰少年之業習學惟競諷經誦呪未晩耳童自此逢算顧眄乃爲習學若他時則動讀法華一日失童算驚尋遂不得童潜入山誦經不食月餘已而得羽服成神仙後數月僕薪于山中遥聞誦經音

漸近則童兒也童語僕曰汝還房告師與得
覲晤僕告筭筭跣足登山與兒逢兒曰我已
得仙與塵世隔今偶相見可謂良緣歟語者
久矣兒將去告曰每歲三月十八日近州竹
生島有神仙之會我亦預耳
役夫賀能者過睿山橫川般若谷逢雨寄一
破宇中有地藏像其像滿濕甚能見像庇不
全雨灑被體脫自小弊笠覆像頂而去晚年
受病而氣絕能生平無善事動多惡業便墮

地獄猛火燒身其痛不可言時有一比丘以
右手提能出鐵釜其比丘右邊顏肩足及背
皆焦然而告曰我在瞻部洲睿山般若谷時
雨濕不可忍也汝以一笠蒙我其志難酬故
我入火聚濟汝不顧自燒耳言已蘓息能便
詣般若谷拜像像之燒爛果如獄所見
土州中村有一宇安地藏像一時獵者得鹿
入此宇烹宰啖嚼自若其中一人曰尊像恐
思臭穢乎一人曰像若惡之盡躍出避之時

帳中有物飛出如鳥之過諸猴怪而趁追落深草中近而見之有地蔵像其長六寸諸猴於是悔咎改懺遠近來奔恭敬供養

攝州水田郡沙門德満年二十二歳詣鞍馬寺祈之無應又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祈求至第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力不及汝當如近州彦根山觀音靈場懇請満如教第三日初夜忽眼開見燈眼根如元承暦三年也自此満居此修練云

○沙門義叡遊諸名山勝地欲從熊野山入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十數日適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草及諸果蔬處處開敷睿見之驩怪窺一室有比丘年可二十歳儀安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終自卷至始又自結帶而還臺睿益怪乃至八卷亦如是比丘讀已作礼出堂見睿驚曰此地凡鳥尚希況人乎何以到此睿告迷路

比丘引睿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來睿嘗
之甚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丘曰住此幾年
比丘曰已八十年我本睿山東塔三昧座主
弟子也壯年出本山處處修練老寓此山耳
睿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丘曰卿承人路
不通已見端正童子兩三輩何作妄語比丘
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予豈妄哉睿又曰雖
言老朽而見少壯何乎比丘曰病即消滅不
老不死又豈妄哉比丘漸勸睿歸睿曰日勢

已晩不辨方隅又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挑
哉比丘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
令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心身
寂靜默然而住睿受教初夜時異類衆形鬼
神禽獸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蓏百味
飲食羅列安置稽首礼拜次第而坐異衆中
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曰何人至此比
丘誦經異衆傾聽至明相現各作礼分散睿
問曰希有異類何處來耶比丘曰子豈不聞

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爲作聽法衆晉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丘曰與守指南即指瓶曰隨是去時瓶自躍進先趁瓶而行行二時許到金峰山之一峯直下便聚落也忽瓶昇空飛去晉着村里語此事聞者歎嘆

元亨釋書第卷二十九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四

黜爭九

序說十

略例附

智通論附

黜爭志九

昔婆伽梵坐菩提樹下魔王波旬將八十億衆各執器仗致擬地神現形責魔魔懾怖而去夫以世尊無量劫來已具種智豈受是等障蔽乎而有之者謂世詅之使也非世尊之咎矣以啟世尊不動一毛波旬受屈而歸誠後尤忽或斬菩提樹或焚貝多葉或閉伽藍門或壞阿育塔劂胄臂墮而死異見病至而悔不唯王者之爲梵志講助而發也然彼自

敗亡我法自昔矣至于東晉益酷後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焚像經坑沙門者崔浩誣之也八年雷擊殿而倒大武遭癘殆死不幾爲常侍宗愛弑崔浩腰斬之誅及五族北周武帝建德二年毀像經冠沙門宣政元年感癘而殂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歸眞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煩而斃飯眞責誅朝堂德裕貶死崖州柴周世宗毀我教手持斧擊大悲銅像鏡胸破帝後疽發胸而殂趙

宋徽宗宣和元年阻吾法林靈素諭之是歳
靈素放溫州賜死于道靖康二年金人破汴
京虜徽宗而去上之五代君臣昏惑生厄於
吾禍敗景從寔可愍矣我國家君聖臣賢仁
恕忠良自眞化覃此七百餘載上下崇奉輔
治保祐以致君臣世授亂連曆長只欽明敏
達之間有小厄者我法始至信根未洽又非
春情孽臣矯之也而守屋之黨當不旋踵及

于天長天元有閻璘事長暦以來虐燄薰煽
亦保之始二火亦起率且資治表雖台相之
一厄頗撼朝堂然王臣篤奉佛其始不知門
治所謂撲滅不息至于燎原矣嗚呼我國醇
漸而蓄自吾出獘魔嘗誓曰我來世入汝門
衣汝衣食汝食䆮汝法魔黨其不可熄乎今
欲全綴此方佛迹且令人知孽孽之所由勸
善懲悪古史之任也作黜孚志
欽明十三年百濟國王聖明貢獻釋迦銅像

帝宣問群臣可拜不物部尾輿中臣鎌子等奏曰
古先帝皇之治天下也常有事於春夏秋冬
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方今改拜蕃神
恐致國神怒大臣蘇稲目進言西蕃諸國一
皆拜崇彼方諸神未聞拒逆我此日域何慮
之有乎天皇賜像稲目稲目大悦捨向原家
爲寺安置供養此年天下疫夭士多尾輿鎌
子等奏曰陛下不納愚忠作敬蕃神今癘菑
由彼與乞行弃撤天皇許之有司投像於難

波堀江燒伽藍於是天無雲而雨宮中大殿
儀災
敏達十四年二月蘇馬子起塔大野丘設大
齋會三月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曰自先代及陛
下國多疫矣豈非蘇氏之倖佛哉上曰朕亦
不能無疑守屋自入寺斫塔縱火燔之又燒
藏殿葉既而取燼餘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
雨下守屋又捕馬子所奉善信尼等禁錮海
石榴亭不幾帝并守屋患瘡天下又多患之

死者相枕息淺者皆曰我身如打如燒人人
相謂曰是燒像塔之殃也後二年守屋伏誅
天長十年七月叡山義真寂以座主位私授
圓修大衆不肯山上鼓噪真之徒黨修之者
五十余輩大衆擯之勅尚書右丞和眞綱上
山罷圓修座主職修移和州室生山承和中
入唐歸住山雲寺
天元四年十二月勅餘慶法師補法性寺座
主慈覺之徒詣闕奏曰初太相國貞信公建
法性寺以辨日法師爲座主以來九代相繼
而慈覺之門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人
加之是慈覺之徒失望也勅答曰告檀家檀
家報曰隨勅相護而不斷於是慈覺之徒一
百六十人向檀越廉義公家喧訴相家不聽
屢有爭論天祿帝聞之激怒曰貞信公初創
法性寺不必附慈覺一門片是擇智行兼備
者爲座主適慈覺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
餘慶亦有智行擧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況

喧爭敗德非淨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者
封職焉自茲兩門不和拒爭日滋智證之徒
出睿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
算并門人修學院勸修并門人解脫寺穆算
并門人一乘寺餘衆百余人猶在山上千手
院五年正月敕侍中平恒昌登千手院宣者
宿曰傳聞日者智證大師之徒多散逸經書
秘文恐有紛失固加衛護因之置宿衛守經
藏又下敕曰座主良源欲燒千手院藏錄

雅算等陰謀難匿早止其機後而毋悔良源
上表陳謝其略曰放火殺害我法大禁自作
教人波羅夷罪吾輩於此是道之常誰達天
聽願決眞僞

永祚元年九月敕餘慶爲延曆寺座主慈覺
之徒奏曰智證門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便
固閉戶永延帝并大相國藤兼家以爲過詮
十月二十九日詔尙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
登前唐院之慈覺塔訴衆徒之暴戾有師子身中

虽之句
正暦四年八月觀音院成筭之徒與睿山宗
有郄慈覺之徒燒千手院及壞房舍四十餘
宇兩門相爭於是慈覺之徒擯智證之徒一
千人出山
長暦二年冬朝議以三井明尊爲天台座主
十月二十七日慈覺之徒捧狀沮之三年廷
評已定二月十七日慈覺之徒盡會法成寺
南門相議列向相府訴之相門閉不入衆

衆蠢蠢云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
日有議大衆退明朝會祇陀林寺相府使徒
告衆曰天台座主位古來重之故選智行全
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
有焉方今明尊伸正德位相宜慈覺之徒有
相若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嗔怨叫騷乃
走赴相府府門堅閉大衆呼號扣門全穿門
柱下地相大怒使能州刺史平直方率兵射
大衆衆中亦有挑戰者定勢有膂力拔大刀

擊官兵官兵衆從死傷兩多十九日宋勢潰
獄以降見濟治喪

序說志十

太覺渾然未嘗判矣聖人剖析而數出矣其爲數也有半焉有備焉矣二焉三焉及九焉皆半也十焉百焉及萬焉皆備也半常設不矣滿常設矣矣然居渾而見數者判而常渾矣在備而見數者半而常備矣故渾而判判而渾滿而半半而備是我圓極之徵旨矣此書有五格焉傳贊論表志也傳十也贊二而或繫之焉或綜之焉論又二而通別也通詮評焉別解惑焉表一也志又十也五格者半數也萬判而非小矣十傳者所以載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記其事也變十者備數也寓渾而設之矣一表居中焉所以通串傳志也不載空言見之行事雖系國史實釋氏之通表也數止二者雙十之統也蓋一者十之歸十者一之所成天下之數未嘗不一

也十世矣又一者彈也十者滿也彈而無不
滿故一而之十焉滿而無不彈故十而反一
焉是自然之理而此書之數也傳之十者傳
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
檀興七方應八力遊九願雜十表之一者資
治也志之十者爲學修爲度受爲諸宗爲會
儀爲封職爲寺像爲音藝爲拾異爲興爭爲
亭說維我佛乘智爲先導勸示悟諸皆繫之
禳灌真來唱聯訓去敷澄海榮西相繼息蹈

自茲此方競嚮眞詣傳君居初焉智之與慧
名異躰同赫赫諸子惟業惟隆不唯聞思修
勤解通慧解續焉攀緣觀察愚夫所行單傳
直指如來禪清淨禪續焉慕道之士進其爲
精進進不止感慶便生進感續焉佛道懸曠
動有退還忍之爲德不崩不騫烈士行之曜
後揚前忍行續焉戒法毗尼如來威儀不唯
固持明之知之明戒續焉檀之爲事施與營
築學薄有異共歸興福檀興續焉古聖深悲

周流屢遷善應無方是名巧便方應續為智
用為力有動乘斯萬里游戲尋道訪師力遊
續焉我有大誓其品萬科隨類俱作清濁揚
波願雜竟焉是始之十地史之為言繁有繁
筭我法無曆假據寓號據亦假我政和祚延
作資治表一焉人生童皆不學不明但學浮
勤修而智成去斯二路道無他行故置於始
併衡惟程學修志起矣入道為度標戒為受
度道之標戒道之守度受次矣吾門殊塗其

歸一致得致知塗不則道毀諸宗次矣我法
有為會而有議君臣資行人給國治會議次
矣道備德盈受封居職內榮門庭外格多福
封職次矣獨正無居獨依無主依正相應有
軍偶宇偶宇已作吾門萬觀寺像次矣維此
世界音作佛事鐃鳴磬響軌儀全備音藝次
矣吾佛垂感倜儻不羈斥奇小誰收拾不遺
拾異出矣治以鑑興亂以鑑袞肯觸來現我
以鏡知黜爭出矣物必有頭尋又有由欲詳

僧史三傳之事

始卒序説而休矣初予覃総角而離家適志
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因
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
三傳不精史文蓋猶傳者識閾之文瑜體裁
焉唐傳者叙事鄭邈傳論文同宛似銘辭宋
傳者駁雜亂散任古碑碣絶無筆削古來聖
賢之事業不能顯煥頗惜之焉又佛法入斯
土以來七百餘歳高德名賢不爲不夛而我
國俗醇質雖大才碩筆未暇斯樂矣其間別
傳小記相次而出然無通史矣故予發憤稗
餘旁資經史竊閲國史洽撥諸記日積月累
已有年矣遠自欽明迄于聖代補綴裁緝爲
三十卷僅成一家之言不讓三傳之文名曰
元亨釋書古傳者偏傳也今爲全史故改名
焉又夫古之著述或罹窮愁或求見世雖仲
尼猶然矧其餘哉余塵纏早脱世繳不及韜
晦我當豈冀聞名只欲明佛祖之法揭聖賢
之迹令可畏之人知所式也塵也耳此予之

志也。曰。古科十品三傳承襲。此書何異。曰。此
書雖變古傳古科皆在其中矣。夫傳智者譯
經也。我國無譯事。故換号焉。然其傳來者一
也。慧解者義解也。淨禪者習禪也。慧之與義
淨之與習。其所名模不啻天淵之隔矣。進感
者感通讀誦一之。古傳瑣碎以我視之皆進
也。故合焉。忍行者遺身也。古傳遺身之目無
含蓄也。明戒者明律也。古傳次三學。故亞禪
焉。今配十度。故居忍下。檀興者興福也。福者

檀之報也。替名而表本願。雜科者雜科也。今分
六篇。蓋智不足者篤願而達彼岸。故關願度
攝諸色也。方應力遊古科無之。今詳法義建
焉。梁唐削淤一二科不爲無讓。且護法者
今鋤之。此土無暴君悖吏何護之有。而志有
興爭者草昧自家之小厄也。非巨廢矣。又古
傳無表志。今立之者備史法也。我謂古傳爲
徧者是也矣。曰。春秋三傳不立志。豈不良史
乎。曰。彼編年也。無志可也。已分傳則史遷局

不全哉不能進君子之誅矣曰子攻古傳者深矣而宜寧之諸師高德偉才豈可容易而議哉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三傳之師道博德大而吾之所欲也然史才者末也矣昔黃太史見三僧傳患文義鄙淺而欲刪修之又洪覺範慶議唐宋二傳非予獨言之矣曰子之釋書名取諸何曰漢以來以史名書所謂漢書晉書唐書等也曰漢唐者以世以國故名書而往矣今釋者氏族也世尊取以為名

此書應稱釋書蓋孟子莊子之謂也然諸子不史也此書史也儕取乎曰不然予知世書之有彼而不知吾教之有此也我大覺世尊身土不二世屬土名屬身四法不割唯一覺也予何輕議哉故為其系亂雖有聖凡之異皆一種也猶世俗之家有賢不肖之子矣不可以不肖不系其氏族也故予名之以釋書又漢晉唐者國而皆姓也我釋書之稱不多乖乎曰子廢古科配十度然者此方之人咸

大機與曰有斯言矣夫此方視於竺支狹矣蓋印度闊於震旦震旦闊於日域而印度小乘多大乘寡加以婆羅門九十五種大乘之於印度也牛毛之雙角也震旦大乘多小乘寡加以儒墨老莊乘時陵我者不少焉大乘之於支那也鼎鼐之一足也我日域純大無小其倶舍成實者備于學而已不立宗焉有儒而無老莊老莊之書又備于學而已不立家焉只儒有數家焉而不與我競蓋雖魔魔

民皆讃佛法之謂乎以印度地闊而大乘寡支那地狹而大乘多而見之我國小而純全大機者非理之迂矣蓋我道之機法者不因地之廣狹乎盛哉吾國東方醇澈大乘之疆乎命此土者不争我法無異道也學我法有不起小徑無二乘也是故此書以波羅蜜建十科也曰如子言此書所列咸菩薩與曰然菩薩有二曰備曰分波羅蜜亦然譬登山焉到頂者躡麓者齊稱登山焉何也躋麓者非

達頂也階吾道之大機者皆爲菩薩何也自
分至滿也曰予以此方爲大乗域又愛吾廬
之謂乎曰大般若經第三百二曰我滅度後
後五百歳甚深般若於東北方大作佛事我
此日域金口已説豈始而言之乎曰彼經説
滅後流傳始東南方巡至東北予何獨取東
北哉曰不然雖説八方流布特稱東北而爲
最也故舎利子白佛言於東北方當有幾許
住菩薩乗諸善男女於此般若書讀修説佛

言東北方有無量住菩薩乗諸男女其然經
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予親熟看亦不疑也
蓋佛讃東北不似餘方第五百八又見焉曰
如子言東北爲最而支那又東北也何定
日域哉曰支那日本雖隔海而氣候同何也
此土用唐暦不亦有差互也共作域者是非矣
故我言佛説之東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
何也氣候同也見其氣候之同亘乎吾佛之
并言之乎曰然則支那又大乗之域乎曰支

那者大醇而小疵曰本者醇乎醇者也曰此
書立波羅蜜少有倒逆又諸師有不留二一波
羅之者何混而顛乎曰序次雖倒意順也何
也夫十度者五度如此智度分為五所謂慧
方願力智也智者揔體也故置第一慧者大
用也故次焉餘三度各用也智中少互無害
今分智而置初後者應知雖檀戒又智也譬
論之中二一度各具六應知雖十皆各通具也
以適具見之少互無咎而又有順理於其中

耳寶雨經曰菩薩以智為先導凡菩薩人動
作無非智此書主行故以十度建十科又諸
脩多羅十度以備位為次序今之十傳取諸
分故有少倒譬石砌路焉大小曲直者石之
質也方面布置者工之巧也路不得不整矣
吾以波羅之分滿修菩提之砌路其間詰諸
子之大小曲直者不見吾之大道矣

略例 附

恒武之後追謚鈌焉其間一二不備足焉今

以年号呼帝者

州号古來呼者不醇矣今以二義質之所謂上下簡辟也上下何凡上字不復出者皆以上字呼之山州攝州等也上字復出者以下字呼之和州賀州等也簡辟何凡二字或上字復出或下字復出皆能簡辟呼之若又復出多者始後簡采美州之采始者簡信作也波州之采後者簡丹阿也又上下前後之者加之字而呼願見此書善簡辟焉

官位皆以唐宋呼之古儒已配之矣非新例矣

表中孝德寛平前後二例皆史法也

表中雖立二例正傳之中諸年曆且從古史

右五條

智通論附

釋書出焉有儒一生言之曰我名教立五常智居四焉蓋智者聖人之次德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

與之是夫子黜智之言也又皇帝王覇步驟
殊塗以智爲覇者之權也故漢高祖曰吾寧
鬪智不鬪力又老子曰絶聖棄智然則論大
道者斥其智矣吾聞三教一致聖人無異此
書何先智乎又我儒不言神怪此書感進神
仙捨異等篇基於此蒙竊感焉余曰善哉問
乎不予今言之外學之議我也自古而然我
今片言可以解千歳之惑矣夫吾道一心也
心外無餘以心爲身以心爲土身土皆心也

況思想作爲乎吾佛以四智應於万彙所謂一
圓鏡一也平等二也觀察三也成作四也佛
心之明淨者鏡智也佛心之均同者等智也
佛心之知覺者觀智也佛心之云爲者成智
也四者之體曰法界法尓之用者四也體
用皆心也蓋因心而其體用者五之者未嘗
有異矣今其如來一代之說相者觀察之一
智也六般之神足者成作之一智也以觀察
而應機也爲大爲小爲權爲實爲偏爲圓爲

修多羅為毗奈耶以成作而應機也為幻為
化為明為通為三摩提吾佛不思議之智
用也然以鏡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明淨也以等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均同也修多羅毗奈耶亦然以鏡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均同也三摩提亦然又
以觀察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知覺也
以成作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云為也

綺錯交互亦然故吾佛一說也四智備矣一
通也四智全矣若閡礙者非所謂圓鏡焉平
等焉觀察焉成作焉也豈仲尼伯陽偏談局
說之謂乎譬溟渤焉東西南北一海也而東
方之民曰東溟西方之民曰西溟南北亦然
人自名曰海豈異乎汀瀅不然有方所有淺
深不得不異宜乎予之以仁智神怪而議吾
乎又三教一致聖人無黨異者我智上之詮也
非子之心外教之所知也彼所謂智者之智

怪力乱神言説有无

者偏智也非圓智也彼所謂覇者之智者權智也非實智也彼所謂棄智之智者小智也非大智也彼所謂神怪者妖孽也非明通也又怪力乱神之言出於論也然諸儒不一也或作二事或作四事異談不少今且就子之四事亦言而辨之孔子之不語怪力亂神者非絶不言也慎言也後儒不明仲尼意絶言於四事者惑之甚也我粗出其端焉易曰陰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仲

尼豈不言神乎春秋二万言皆衰周諸侯攘奪之事也仲尼豈不言亂乎孔子之勁能扛國門之關不唯口言也身自爲之乎季桓子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土之怪豈不言怪乎凡經傳之中孔子之涉四事者之多不暇縷擧矣孔子爲名教之祖垂訓於世思凡庸之溺四事而有此迹也陋儒迷跡而爲孔門之徒絶言於四事者可笑也夫四事者昧者之所溺也而又不可無也君子能辨之

我法悲智交發神用以利天下豈同陋儒之局見古來大賢之感應棄而不齒乎宋之時有歐陽脩者修唐書而舊唐書多載佛氏之神異脩衒學孔迹而刪去者千餘條脩之偏識可早矣夫良史者褒善而策後世懲惡而警後世故善惡并書而不匿彼脩何爲者乎任吾喜怒一切刪之蓋脩之意以佛爲怪爲異道也縱佛怪異也時君好之脩何不並書加褒貶垂後世而倒刪之乎劉昫之文實淺矣脩文雖加之而識不如劉昫乎脩亦惑論之四語之甚者乎又吾佛之神用者幻化也諸聖未嘗爲奇也凡愚以爲奇也蓋欲開凡愚之淨信也譬傀儡焉長者未嘗以爲奇也何也知棚中牽抽也愚少以爲異而戲著追逐何也淺識也今以神怪或斥或嬉齊惑也何也爲奇故也君子不然幻也化也何有於此乎曰吾議子書子何引佛蔽之哉予曰甚矣哉子之難曉乎昔人有學舜者蚤夜孳孳去

其不如舜者附其如舜者故謂之舜之徒焉
吾人豈異哉只恐蚤夜孳孳不知佛焉不幸
而不肖者學之之不至者也學者之大志皆
是也今吾學佛者也此書諸師皆學佛者也
夫學佛之者繫學佛之人而以佛之事其不
學佛之人不知佛而罪之是乎非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東福海蔵禪院重刊

元亨釋書化疏有叙

大日本國平安城濟北大沙門虎關禪師謹

元亨釋書者寔
本朝僧傳之權輿也其書凡三十卷始於傳
智終乎序説上自推古下至元亨七百餘年
間事若僧尼士庶之傳若寺宇佛象之志若
國家君臣資治之表有一關乎吾釋氏者
靡不登載而收録焉至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藏頒行盖從圜通住持龍泉淬公請也是書既鏤版行於世會永悳壬戌二月十六日司烜失職本院遺火延及書庫凡歷代三教之書與編秘帙一夕而燼則版亦成烏有矣聞者咸惜焉茲者　師之上足前南禪性海禪師以其徒請由東菴遷滋院事未幾百廢俱舉仍圖重刊茲書費用不貲遂命在城等持比丘周信儷詞製疏巡叩
十方諸大檀那貴官長者緇向男女若見聞者慨然樂施以濟版事其獲福可量也哉疏曰　維元亨釋氏之編寔
本朝僧史之筆曰梁曰唐曰宋三傳雖同若皎若宣若寧十科或異慨茲海藏龍宮之失護俄驚琅函玉軸之歸空天道好還行看印板打就斯文復作正好點筆疾書增濟北之陰涼壯海東之福地
天子萬歲　宰臣千秋
至德元年甲子六月日　疏



于時慶長四年己亥月日

日東洛陽　如庵　宗乹　摸行